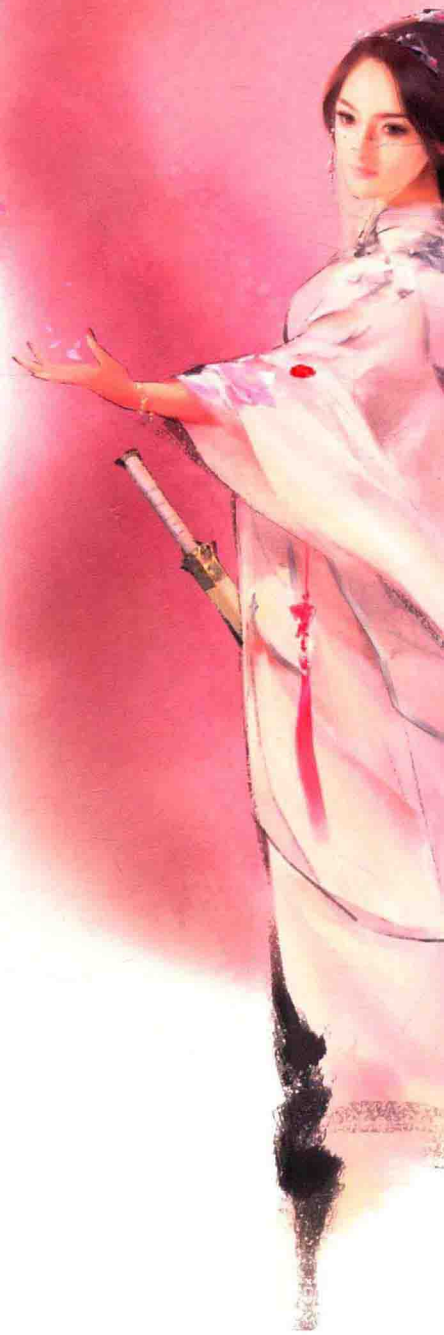


凤歌

著 大洁 同

灵飞经 · 灵飞卷

承《昆仑》 启《沧海》，  
『山海经』三部曲完结篇。



灵飞经·灵飞卷



凤歌  
◎ 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灵飞经：大结局 / 凤歌著. — 南昌：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，2017.7  
ISBN 978-7-5500-2175-4

I . ①灵… II . ①凤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 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 2017 ) 第 080746 号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
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1 期 A 座 20 楼 邮编：330038  
电 话 0791-86895108 ( 发行热线 ) 0791-86894790 ( 编辑热线 )  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  
E-mail [bhzwjy0791@163.com](mailto:bhzwjy0791@163.com)

书 名 灵飞经：大结局  
作 者 凤 歌  
出 版 人 姚雪雪  
责任编辑 臧利娟 邹 婧  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 
印刷装订 北京嘉业印刷厂  
开 本 700mm × 980mm 1 / 16  
印 张 21.5  
字 数 409 千字  
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 
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2175-4  
定 价 42.00 元

---

赣版权登字号：05-2017-118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，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：010-82069336

**超好看**  
32



---

元帝遗宝	— 第四十章 —	052
节外生枝	— 第三十九章 —	027
假作真时	— 第三十八章 —	001

---

天下无花	— 第四十三章 —	129
一诺万金	— 第四十二章 —	104
穷极生变	— 第四十一章 —	077

—第四十四章—

大宁纵横

155

—第四十五章—

靖难之役

186

—第四十六章—

千钧一发

212

—第四十七章—

名将美人

242

—第四十八章—

弦断音消

271

—第四十九章—

会当绝顶

304

—  
尾声  
—

335

# 假作真时

## 第三十八章



道衍等人脸色惨变，“腾”地站了起来，正要冲出门外，忽见两道人影掠了进来，一个红袍光头，一个道服飘逸。乐之扬一瞧，心火上蹿，怒气贯顶，不是冤家不聚首，这一僧一道，正是大觉尊者和扶桑道人。

二人看见乐之扬，也是齐齐一愣。忽听数声冷笑，冷玄白衣小帽，背着手从后门走了出来，身后跟着两名锦衣卫，绣服长刀，形容刁悍，只看气度步伐，均是罕有高手。

冷玄乍见乐之扬，稍一错愕，左顾右盼。乐之扬知道他的心意，也是转眼望去，忽见梁思禽人去桌空，登时心头一沉。

冷玄不见梁思禽，神色稍稍松弛，眯起一双老眼，冷电似的目光在乐之扬身上转了转，忽又若无其事，向着道衍笑道：“和尚，你逃命的功夫当真了得，害我跑死了两匹快马，一个昼夜也没合眼。”

朱氏兄弟脸色苍白，手持刀剑，神色惊慌。道衍也是眉头紧皱，左瞧右看，似在搜寻什么。

一个锦衣卫摘下腰牌，扬声说道：“官府捉拿逃犯，无关人等，一概退下，若不然……”指一指桌上人头，“这个就是下场！”

说完这话，忽见店中男女无一起身，均是气定神闲，丝毫没有退下的意思。

锦衣卫心中大怒，“噌”地拔出长刀，一个虎跳，来到乐之扬面前。他长年办案，眼力不凡，一眼看出这群人中乐之扬便是首脑，擒贼擒王，先拿他开刀。

武功招式有虚实之分，卖关子、丢破绽屡试不爽，可是内力运转，却无花招可言。锦衣卫劲力一动，何去何从，快慢虚实，乐之扬一听便知，待他刀落之时，



轻轻伸手一抓，拿住那锦衣卫的“关元”穴。这一穴位，既是这一招劲力运转的枢纽，也是至为虚弱的破绽，锦衣卫登时半身瘫软，扑通，跪在乐之扬面前。

“官爷！”乐之扬笑道，“何必行此大礼，小民承受不起。”

“小杂毛……哎哟……老子……哎哟……”锦衣卫咒骂一声，惨叫一声，痛得面庞扭曲，豆大的汗珠顺着额头流淌了下来。

冷玄暗暗吃惊，这锦衣卫也是好手，虽说敌不过乐之扬，可也不该一招受制。乐之扬端坐不动，随手一抓，出手之准、劲力之巧，均是妙到毫巅。

另一名锦衣卫眼看同伴受制，不知厉害，拔刀要上，冷玄反手按住刀柄，将他拦在一边，口中笑道：“乐之扬，你坐着干吗？莫非腿脚不便？”

乐之扬哼了一声，手上内劲迸发，咔嚓，将那锦衣卫的手臂硬生生拗断。锦衣卫一声惨叫，乐之扬挺身而起，一脚踢中他的小腹，锦衣卫活像一只皮球，“嗖”地飞出，直奔冷玄。

冷玄万料不到乐之扬双脚痊愈，躲闪不及，想也不想，抓住身边的锦衣卫向前一挡。砰，两人相撞，响起一串骨骼碎裂之声。冷玄微微后退，一撒手，身前二人委顿倒下，均是口吐鲜血，挣扎不起。

乐之扬也不料冷玄阴毒至此，竟把同伴当作盾牌，皱了皱眉，冷笑道：“冷公公，好手段！在下意犹未尽，还想领教高招。”

“且慢！”冷玄摆手说道，“我有公事在身，你我的账改日再算！”

“公公脸皮之厚，真是古今少有。”乐之扬皮笑肉不笑，“你暗算我的时候，怎么不改个日子？讲算账，好啊……”乐之扬环视四周，手指大觉尊者和扶桑道人，“你们两个一人欠我一掌，今日就来了断了断！”

他说打就打，“呼”地一掌拍向大觉尊者。大觉尊者马步微沉，大喝一声，抡掌劈出，一股灼热胜火的掌力汹涌而出，乐之扬头一歪，竟从热流缝隙间钻过，掌势不变，拍向大觉尊者胸口。

大觉尊者慌忙抬起右掌，当胸一拦，啪，二人掌力相接，大觉尊者马步虚浮，后退半步，面皮微微发红，身子摇晃一下，吐出一大口浊气。

乐之扬硬碰一掌，但觉对手掌力柔中带刚，门户重重，一重掌力之下，竟有三五层暗劲，当即转阴易阳，随手将其化解，借他一掌之力，飘然横移，“嗖”地一脚，直奔扶桑道人的小腹。

扶桑道人吃了一惊，略略后退，挥掌斜斩，不防乐之扬脚尖一缩，避开掌力，忽又向前弹出，踢向他的左肋。扶桑道人身子一歪，手掌上挑，啪，足尖对上手背，乐之扬只觉一股暗劲从扶桑道人体内发出，势如激流，绕过他的足尖，涌向他的小腿。

“好！”乐之扬顺势缩脚，翻身向后，人在半空，呼呼呼连出三掌，掌力狂飙天落，分别击向大觉尊者的双肩、头顶。

扶桑道人占了上风，心头却很吃惊，方才看似平常至极的一撩，暗蕴“大至流神通”里的“漱石劲”，顾名思义，即是交手之时，所发暗劲有如流水，对手的劲力则如水中顽石，内劲绕石而过，避实击虚，攻击对手侧翼，这是扶桑道人生平绝学，招式看似平常，内劲暗藏玄机，不知多少高手被他招式迷惑，栽在这一“漱石劲”上，身败人亡，至死不悟。

谁知乐之扬想退便退，脱离暗劲陷阱不说，还能借他之力猛攻大觉尊者，这等对手扶桑道人从未见过，惊诧之余，又生恼怒，不待乐之扬落地，挺身跃起，使出一路“飞鸥逐浪手”，双手犹如一群鸥鸟，纷纷扬扬，向乐之扬扑来。

扶桑道人劲力一动，乐之扬不用回头，听其劲，知其行，招式快慢缓急，早已了然于心，当下也不转身，先把一招“抚琴掌”使完，大觉尊者避过两掌，第三掌扫过额头，他头脑一闷，体内真气乱蹿，所过之处有如火烧。大觉尊者不胜骇然，这情形古怪之甚，颇有“虹化”先兆。

吐蕃密宗，修炼“大圆满心髓”的高手，往生之前散去神通，体内贯注至阳之气，身子无火自燃，直至烧为灰烬。

想到这儿，大觉尊者忘了反击，尽力向后一跳，凝神压制真气。乐之扬从容回肘，使出“暮鼓拳”，嗖嗖嗖，拳走流星，每一拳都落在扶桑道人新旧劲力连续之处，“飞鸥逐浪手”以轻捷飘逸见长，遇上乐之扬的拳法，却觉处处受制，劲力滞涩不堪，每要发力，拳头已到要害，无奈回手格挡，再也无力进击。

扶桑道人原本攻势如潮，不想三招两式，落入防守境地，两人凌空交错，换了数招，乐之扬一记“洞箫指”发出，“哧”的一声，正中对方左肩。扶桑道人半身痛麻，仓皇后退，尚未站稳，乐之扬一旋身，脚步纷纭，“抚琴掌”又对上了大觉尊者的“大手印”。

大觉尊者、扶桑道人一派宗主，当日奉命偷袭乐之扬，尽管得手，深以为耻，不过经此一事，乐之扬的斤两二人一清二楚，自恃一人足以制伏，两人联手颇失身份，故而事后对冷玄多有埋怨。而今再次交锋，惊觉乐之扬武功大进，一举一动，洞悉先机，大有以一敌二、横挑强梁的气势。二人均是凜然，对望一眼，纵身齐上，存心以多取胜，趁这少年羽翼未丰，将他打死打残，以免留下后患。

乐之扬叫一声“好”，夷然不惧，挺身相迎，他心思专注，双耳耸动，两个对手劲力流转，宛如图画一般在他心中闪现，运劲之初，他已知晓，发劲之前，他已想好进退招数，等到化为掌风拳劲，乐之扬早已飞鸿冥冥，无影无踪。

大觉、扶桑二人越斗越惊，起初还有所保留，可是掌掌落空，拳拳无功，

不觉焦躁起来，没头没脑地使出全挂子本事。一时烈风呼啸、热浪腾空，劲如海水，漫溢四流，乐之扬听劲如神，料敌在先，化为一条鱼儿，任你惊涛骇浪，我自优哉游哉。

旁观众人无不骇然，冷玄更觉心惊。乐之扬分明已成废人，何以东山再起，更上层楼？更古怪的是那一双腿脚，断筋能续，冷玄闻所未闻，一时胡思乱想：“梁思禽是‘素心神医’的孙子，或有续接足筋的神术，可是看这小子足力之强，比起未断之时还要厉害数倍。”掉头四顾，不见可疑之人，心下稍安，又想，“大觉、扶桑缠住这小子，趁此良机，我以雷霆手段，先将道衍等人收拾掉。”

想着口中笑道：“道衍，咱俩玩玩儿。”取出拂尘，“嗖”地抖开，千丝万缕纵横铺张，化为一张银丝大网。

道衍长笑一声，取出毡帽挥了两下，堂中狂风暴起，众人衣发纷飞，可那拂尘上的银丝一根不乱，“哧哧”穿透劲风，仍向道衍罩落。

道衍“嘿”了一声，不退反进，足下踩踏奇步，迎着拂尘绕了一个大圈，呼呼两掌拍向冷玄。冷玄反手一指，凌空虚点，道衍不敢大意，回手一拂，哧，指劲激荡，道衍后退半步，冷玄也不理他，拂尘一挽，扫向朱高煦的脖子。

朱高煦弓马娴熟，上阵杀敌绰绰有余，江湖武斗非他所长，眼看拂尘扫到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忽然狂风袭来，道衍后发先至，毡帽横在朱高煦身前，一卷一扫，哧哧哧，银丝刺穿羊毡，扎入道衍肌肤。

道衍的手背上鲜血淋漓，咬牙抓紧毡帽，死命扯住拂尘，运劲一带，右掌“呼”地劈出。冷玄举手出指，哧，掌力、指力相撞，二人均是一晃，继而指掌齐出，招招夺命。

冷玄拆解数招，忽觉不妙，道衍手法精奇，起初貌似太昊谷的“拂影手”，数招之后，越变越奇，脱出“拂影手”的藩篱，快似飞电、捷如星芒，劲力奥妙无方，卸开“阴魔指”劲力，接连施以反击，一拂一扫之间，威胁冷玄数处要害。

冷玄越斗越惊，又拆数招，陡然心头豁亮，冲口而出：“星罗散手，你是……”话没说完，道衍出手变快，掌如漫天星斗，闪闪烁烁，无处不在。冷玄心中凛然，不敢分心，连催指力，指尖摇颤，莫知所出。

两人近在咫尺，一招半式关乎生死。但在外人看来，两人马步微沉，掌指来去，仿佛行酒猜拳。朱高煦不知厉害，偷偷绕到冷玄身后，拔出剑来，狠狠刺向他的后心，方才出手，忽听道衍叫道：“不可……”话才入耳，朱高煦便觉一股大力传到剑上，登时虎口流血，剑柄脱手，剑锋掉转，“唰”的一声，反向他脖子抹来。

这一下变故突兀，道衍有心相救，奈何中间隔着冷玄。眼看朱高煦就要身首

异处，忽然斜刺里蹿出一人，伸出一双竹筷，“啪”的一声夹住宝剑，剑锋停在半空，距离朱高煦不过半寸。

朱高煦望着剑锋，面如土色，扭头一看，出手的正是江小流。他死里逃生，背脊渗出冷汗，冲江小流勉强一笑，问道：“兄台贵姓？”江小流随口答道：“免贵，姓江！”朱高煦笑道：“多谢江兄援手，朱某感激不尽。”

“殿下不用客气。”江小流有心仕途，听说朱高煦是燕王之子，早已起了攀附之心，谄媚微笑，连连点头。

忽听一声大吼，大觉尊者身如陀螺，倒退不迭，滴溜溜转了数转，坐倒在地，双眼紧闭，脸上一半赤红如火，一半青如玄冰，左边身子热气腾腾，右边凝结了一层白霜。

“咦？”朱高煦奇怪地道，“这和尚怎么了？半青半红的，活像个没熟的柿子。”

江小流端详一下，说道：“像是岔了气，这喇嘛练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内功，一阴一阳，难以调和，这会儿自相攻打，闹得天翻地覆。”

“蠢货！”朱高煦失笑道，“这样的鬼功夫练它干吗？不是自讨苦吃吗？”

江小流笑道：“朱兄说得是。”

水怜影见他二人一问一答，大有臭味相投之意，心中不快，冷冷说道：“天下自以为是的人多了，为了一己私欲，明知是个火坑，也偏要跳进去送死。”

朱高煦听她莺声燕语，骨头先酥了一半，不顾身在险境，色眯眯地冲着女子打量，至于水怜影话里的讽刺，那是半点儿也没留意。水怜影见他一脸孟浪，心中暗恨，要不是梁思禽严令在先，恨不得使出“恶鬼刺”将这小子撕个稀烂。

大觉尊者迷迷瞪瞪，苦不堪言，体内“大圆满心髓”和“大慈广度佛母神功”两般内力来回搅动，乍阴乍阳，仿佛冰火同炉，他使出吃奶的气力也弹压不住，七窍之间不觉渗出血水。他始终想不明白，乐之扬用了什么法子，扰乱了他的真气经脉，仔细想来，两人不过对了数掌，手臂让乐之扬拂了两下，可那掌力绵绵软软，不足为害，可是不知为何，所过之处就如火星掉进了油锅，体内真气乱蹿，端端不可遏止。

“大圆满心髓”至刚至阳，“大慈广度佛母神功”却是阴柔之至的内功，本如水火，难以相容。大觉尊者逆天而为，早年在佛前发下宏愿，一心要将这两门密宗神通融会贯通，练成一门前无古人的奇功。于是他费尽心力，将两门内功都练到六成，其后再难前进一步，只因再强一分，阴阳二气同时作乱，若无自焚之祸，便有凝血之危。

大觉尊者苦苦求索，始终不得其解，听说中土有和合阴阳之道、调配坎离之

法，自请为活佛使者，出使大明，求访高人，然而遍寻不获、求道无门，体内痼疾却越发厉害。乐之扬听出端倪，使出“抚琴掌”，东拉西扯，以阴克阳，以柔乘刚，将两般真气搅成一团乱麻，大觉尊者激斗之中，突遭阴阳龙战，除了罢斗运功，当真别无他法。

剩下扶桑道人，眼看同伴莫名其妙地败下阵去，心中不由一乱，气势上也弱了大半。乐之扬转守为攻，使出“灵舞”，姿态飘逸，风吹柳动，繁花迷眼，扶桑道人捉摸不透，出招越发拘谨。乐之扬气势盈张，长啸一声，拳脚飞出，势如狂风骤雨，每一拳都落在扶桑道人劲力断续之处。扶桑道人一招未完，便又无奈收回，招式还罢，最难受的是劲力一发又收，胸中说不出地憋闷。

霎时，乐之扬攻势如潮，扶桑道人团团乱转，数十招竟无一招使全，一张黑脸由白转红，胸中憋闷至极，恨不得呼天唤地、狂啸怒吼，可是碍于身份，唯有苦苦忍受。

两人进退倏忽，动如流光，又拆数招，乐之扬向后一跳，袖手站在不远。扶桑道人步履踉跄，原地打转，突然间，他脚步一顿，两眼发直，“哇”地吐出一口鲜血，看了看乐之扬，一言不发，转身冲出客栈大门。

这一架打得古怪至极，乐之扬并无一拳一脚加诸对手之身，结果大觉尊者坐倒、扶桑道人吐血，败得凄凄惨惨，可又莫名其妙。旁观众人，大都摸不着头脑，只有冷玄、道衍眼力高明，看出大觉败在自乱真气，扶桑道人败在招式无法出尽，内劲宣泄无门，化为逆气反冲，致使受了内伤。

冷玄不胜骇异，自忖扶桑、大觉联手，自己也无胜算。二人兵败如山倒，当真大出意料，乐之扬武功如此，再加一个道衍，如果恋战不去，非得死在这儿不可。当即一声锐喝，右手一抖，啪，拂尘银丝寸断，冷玄一个跟斗向后翻出，“嗖”地钻入客栈后院。

乐之扬守住前门，后院无人看守，想到朱微还在房中，心头一惊，匆忙赶上前去，冷玄早已不见踪影。他无心追赶，一掌推开朱微房门，小公主靠在床边，懒懒地正在撩拨琴弦，见他闯入，吃惊坐起，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乐之扬见她无恙，松了一口气，笑道：“没什么。客栈遭了贼，我怕扰了你，故来看看。”

这时道衍、朱高炽也追进门来，见了朱微，都吃了一惊，一个叫：“公主！”一个叫：“十三姑！”

朱微乍见故人，又惊又喜，忽又想起自己乃在逃之身，遇上二人也不知是福是祸，一时欲言又止，望着乐之扬盼他解围。乐之扬本也无意隐瞒，说道：“公主中毒，我带她出宫解毒，如今又逢削藩，她担忧宁王安危，故此北上，巧遇诸

位，也是缘分。”

朱高炽皱眉道：“可是朝廷发了圣旨，说十三姑已经病殁，但不知……”道衍向他使个眼色，笑道：“这其中必有曲折，不过公主无恙，也是大大的喜事。”

“话虽如此。”朱高炽神色犹豫，“十三姑无旨出宫，难逃世俗之讥。”

朱微耳根发烫，低头不语。乐之扬笑道：“世子是俗人吗？”

朱高炽一怔，答也不是，不答也不是，乐之扬笑道：“世子自然不是俗人，又何必在意世俗之讥？”

这一顶高帽子，朱高炽戴与不戴都觉尴尬。道衍笑道：“公主无旨出宫，咱们也是无旨出京，半斤对八两，谁也好不到哪儿去。”

朱高炽闻言心头一凛：“不错，如今天下板荡，祸乱将生，我还在意什么皇族声誉，今日若无乐之扬，恐怕早被冷玄捉回京去了。”当下微微拱手，说道，“乐兄见谅，今日承蒙援手，在下感激不尽。”

乐之扬摆手笑笑，说道：“举手之劳，咱们出去说话。”

四人出门，忽见梁思禽站在庭中，袖手观花。朱高炽心生警惕，拔剑出鞘，乐之扬按住剑柄，说道：“自己人，水姑娘的账房秦先生。”

梁思禽变化神韵，风采尽失，平凡无奇。道衍闻言，也未起疑，冲他点头示意。众人返回厅堂，举目一望，无不吃惊。但见血流遍地，两个锦衣卫均被刺死，朱高煦手持宝剑，笑嘻嘻站在大觉尊者面前，喇嘛身中数剑，血染红袍，可是端坐不动，脸上半青半红，分明龙战之苦犹胜剑伤。

朱高煦猫捉耗子，有意戏弄，在他手脚上刺出数个血孔，一边乱刺，一边放声嘲弄：“大和尚，你屁股长在地上了吗？有胆起来跟小爷见个真章。怎么？还不动。”剑尖一抖，刺中大觉左肩，登时血流如注。

江小流站在一旁凑趣，笑道：“这和尚真能忍，如果不流血，我还当他是根烂木头呢！”

换在平日，十个朱高煦也难当大觉尊者一击，偏偏他二气作乱，稍一运功，便有筋脉爆裂之危，可是端坐不动，又难免长剑穿胸之厄。大觉尊者矛盾挣扎，难以言喻，额头上青筋凸起，面孔扭曲得不成样子。

看见众人入内，朱高煦有意卖弄，眼里凶光一闪，挺剑刺向喇嘛胸膛。大觉尊者本是敌人，众人虽觉朱高煦残忍，可也无意阻拦，眼看喇嘛丧命，乐之扬忽叫：“慢着！”一个箭步赶到，食指点中剑身，“嗡”的一声，朱高煦虎口剧震，长剑脱手飞出，没入墙壁，簌簌颤抖。

朱高煦后退两步，叫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乐之扬冷冷道：“杀人不过头点地，你折磨他干吗？”

朱高煦大怒，张口要骂，可与乐之扬目光一接，到嘴的污言秽语又咽了回去，心中暗暗发狠：“这狗东西竟敢教训小爷，早晚让你知道我的厉害。”

乐之扬也不理他，回头瞪视江小流：“你也跟着起哄？”江小流笑道：“这喇嘛不是敌人吗？”乐之扬说道：“敌人也是人，你落入敌人手里，遭受如此折磨，心中作何感想？”

江小流啜嚅两下，嘿笑不答。乐之扬皱眉看向大觉尊者，见他浑身是血，凄惨至极，不觉动了恻隐之心，一晃身，绕着大觉尊者旋风急转，双掌快如闪电，“啪啪啪”落在喇嘛身上。

朱高煦不由怒道：“光教训别人，你还不是……咦……”瞪大双眼，望着大觉尊者，忽见他脸上血红褪去，青气转淡，剑伤闭合，鲜血不流，竟然大有愈合之象。

乐之扬越转越快，如风似电，形影流散，掌击声越发繁密，响如击鼓，轻如鼓箏。大觉尊者端坐不动，脸上笑容流露，从头至脚涌起淡淡白气，萦绕四周，氤氲不散，面孔黑里透红，发出珠玉光芒。

乐之扬忽然停步，后退两步，微微喘气。大觉尊者张开双眼，亮如日月，光辉灿烂，他徐徐站起身来，冲乐之扬双手合十，含笑道：“多谢，多谢！足下以德报怨，慈悲神通，光照天下。”

乐之扬长吐一口气，笑道：“沟通阴阳，莫如此理，勤加修炼，必有所得。”

大觉尊者笑了笑，说道：“贫僧前来中原，本为堪透阴阳，突破‘大圆满心髓’与‘大慈广度佛母神功’的壁障。而今取得善法，固然可喜，得见足下的心胸气量，更是莫大喜乐圆满。贫僧上师往生已久，今日乐先生此举，于功于德，不下于金刚灌顶，自此以后，先生便是贫僧的上师，供奉终生，不离不弃。”

乐之扬出手相助，一是宅心仁厚，二是厌恶朱高煦，故意与他作对，但听喇嘛夸赞，不觉有些尴尬，摆手说道：“和尚说差了，区区小子，佛法一窍不通，能当什么上师下师？”

大觉尊者呵呵一笑，揽起红袍，扬长出门。乐之扬不杀喇嘛，朱高煦已是恼怒，又见大觉尊者大喇喇离开，当真气破胸膛，沉喝一声，举剑便刺。

乐之扬微微皱眉，不及喝止，“铮”的一声，大觉尊者伸出二指，拈住剑锋，轻轻一抖，丁零当啷，精钢长剑断成三截。朱高煦踉跄后退，死死攥着剑柄，望着喇嘛面如死灰。

道衍一个箭步，挡在朱高煦身前，合十笑道：“尊者手下留情，道衍在此谢过。”

大觉尊者看他一眼，微微冷笑，又向乐之扬行了一礼，昂首阔步，走出客栈。

“怎么让他走了？”朱高煦暴跳如雷，“他不是冷玄的帮凶吗？”

道衍默不作声，乐之扬放过喇嘛不说，还为他打通阴阳关隘，道衍意外之余，也是无可奈何。时下正当危难，还要借重乐之扬，他见朱高煦唠叨不已，唯恐得罪此人，便向朱高煦使了个眼色。后者会意，咳嗽一声，待要说话，忽听身后传来朱微的声音：“高煦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他已经吃了苦头，又何必赶尽杀绝？”

朱高煦这才发现朱微，骇然道：“十三姑，你、你不是死了吗？”

朱微笑笑不答。道衍说道：“此事说来话长，以后再和二殿下细说。如今冷玄一去，必定卷土重来，梁园虽好，不是久留之地！”

乐之扬点头称是，召集众人北行，但怕追兵赶来，统统弃车骑马。他性子狷狂，不顾他人眼光，自与朱微同乘一骑，以便沿途照顾。道衍、朱高煦只觉别扭，朱高煦却是惊怒交加，暗地里骂骂咧咧，只是畏惧乐之扬的武功，不敢公然叫板。趁着歇息，他叫江小流旁敲侧击，探查乐之扬的底细。

江小流刻意与他结交，知无不言，朱高煦听说乐之扬便是道灵，更是惊诧莫名，当日他与道灵便有嫌隙，如此一来，旧恨新仇一并上心，看着乐之扬便觉生气。不过江小流刻意巴结，朱高煦心中受用，一来二去，两人形影不离，但有闲暇，便凑在一起嘀咕。乐之扬看得皱眉，水怜影却是微微冷笑，望着二人一脸鄙夷。

行了一日，无人追来，道衍啧啧称奇：“冷玄莫非遇上了什么变故？要不为何没有赶上来？”

乐之扬也觉疑惑，回头看向梁思禽，后者骑在马上无精打采，仿佛疲倦之至，随时会掉下马来。乐之扬也不由心想：“莫非落先生早有安排，另派八部之主缠住了冷玄？”

如此马不停蹄，昼夜兼程，不日渡过黄河，经由山东北上，沿途虽有几个毛贼，不过一待众人稍露武功，无不落荒而逃。

这一日，人困马乏，朱高煦叫苦连天，跳下马来，赖着不走。道衍无法，只好找驿站歇下，自己蓑衣禅杖，出门打探消息。

等了片刻，梁思禽徐徐起身，信步走出庙门。乐之扬放下木柴，跟出门外。道衍心思缜密，狡猾如狐，为了避免他生疑，乐、梁二人心照不宣，说话做事，相互避开，数日来不曾交谈只言片语。乐之扬心里憋了不少疑问，道衍不在，正好与梁思禽相见。

两人一前一后，走到僻静之处。梁思禽停下脚步，回头望来，含笑道：“这几日，辛苦你了。”

乐之扬笑道：“为先生出力，小子不觉辛苦。”略略一顿，“落先生，你生



我气吗？”

梁思禽道：“何出此言？”乐之扬说道：“我将‘转阴易阳术’的法门示与大觉尊者，泄露了先生的神通法意。”

“何足挂齿。”梁思禽摆了摆手，“那日你做得对，止人于恶行，拔人于苦海，此乃大仁大义。乐之扬，我没看错你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乐之扬犹豫道，“大觉尊者好坏难说，他若参透阴阳，也不知行善行恶。”

“人心易变，将来的事谁又知道？武功可杀人，也可救人，可惜世道浇漓，争强者多，从善者少，好好一门武学，落到世人手里，立刻变为杀人的利器。若非如此，别说一个大觉，传给天下人又有何妨？”说到这里，梁思禽意兴萧索，“‘转阴易阳术’流入吐蕃，有人以之为善，有人以之为恶，好在天道微茫，均衡万物，善善恶恶，终有定数。倒是你……”梁思禽目光一转，凝视乐之扬，“既然悟出了驭劲之道，又何必拘泥于招式拳脚？”

乐之扬一愣，冲口问道：“先生的意思？”

“还记得那日湖边，我跟你说过的经文吗？”梁思禽问道。

“记得！”乐之扬念诵道，“动而使之静，静而使之动，堂堂正道，致其歧路，浩浩之气，困顿难舒，故曰：不动而动，无所不动……”顿一顿说道，“这是《灵飞》篇里的话，以前我一直不大明白，经过这几次交锋，渐渐地有些明白了！”

“不对！”梁思禽摇头道，“你只明白了一半。”

“一半？”乐之扬莫名其妙。

梁思禽漫不经心地道：“若能用真气，又何必用拳脚？”

乐之扬一愣，说道：“先生的意思，莫非要我用真气驾驭对方真气？”

“是啊！”梁思禽说道，“《灵飞经》练到绝顶就是如此，听劲通玄，以气驭气，到了那个地步，差不多就是天下无敌。”

乐之扬悠然神往，轻声说道：“那就是灵飞吗？”

“灵飞二字有些费解！”梁思禽说道，“不过我揣摩《灵飞经》的经文，大体也就想到这么多了。若要再进一步，只有靠你自己。”

“多谢先生提点。”乐之扬想了想，又问道，“落先生，冷玄为何没有追上来？莫非先生已预做安排？”

梁思禽淡然道：“除你之外，我别无安排。”

乐之扬欲要再问，忽听马蹄声响，梁思禽说道：“道衍回来了，我先走一步，你随后再来。”卷起衣袖，缓步离开。

乐之扬待了一会儿，返回驿站，才进门，忽见道衍身边多了一个陌生将官，